「錯施」防疫不科學 面對病毒出路何在

文｜吳侃
圖｜ Getty Images

關於對中共病毒（又稱武漢病毒、新冠病毒）的預防，我們從公共渠道得到的信息是悲觀的。普通醫用口罩無法阻擋病毒被吸入體內，而可以過濾病毒的N95口罩極度缺乏，連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也不能保證足夠供應。

關閉學校，關閉大部分行業的運行，待在家裡躲避瘟疫。現代傳染病學認為，一旦一種傳染病擴散到小區，每個人遲早都會接觸到，而可能被感染，目前所有的措施都是在拖延，就是只能緩解瘟疫的大爆發時間。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，紐約市並沒有關閉學校，紐約的死亡率比臨近採用更嚴厲隔離措施的城市還低。但這次中共病毒的爆發，紐約卻成為重災區。我們就從近日紐約市猶太人小區的一個葬禮聚集，來探討健康禁令帶來的一系列的社會問題。

紐約市猶太小區的葬禮

圍繞4月28日在紐約布碌崙舉行的正統猶太教小區的葬禮，引發官方批評和公眾議論，讓人們感覺到是圍繞疫情實施的各種政策措施的是非之爭。

這場公眾議論突顯出在民眾與官方政策的不一致背後，同時也表現出公眾在面對瘟疫的態度大不一樣。對於保留傳統文化的人來說，參與葬禮是對死者的尊重，即使在目前如此嚴重的疫情面前，也不能卻步，躲避是對死者不尊重。

而這場衝突表現的不只是正統猶太教小區的問題，而是在面對瘟疫時，受到傳統文化教育的人，與受現代思想教育出來的人的理念和價值觀的衝突。

這種衝突也體現在各國政府在面對疫情的理念和處理方式上不一致。

居家令有科學依據嗎

面對這場21世紀最大的疫情，很多國家施行了「居家令」，但也有一些國家地區實施放任政策。沒有實行限制措施的政府，在此時受到批評，疫情當前，關乎人的生死問題，批評者底氣十足，聲音也大了，而且科學家也加入這個批評者的行列。

有人給這種沒有實行限制措施的政策起了個名字，叫「佛系抗疫」，說佛系抗疫最大問題是不把人當作人。這讓人感到似乎實施封城最嚴厲的中共才是真正把人當人，是全人類在抗擊疫情的大救星。好在中共學者出來在黨媒發聲，解釋為甚麼封城——「疫病是關乎社會穩定、國家安全的突出問題」。根本沒有提人甚麼事。它重視的是它的政權穩定，而不是人，或者人的生命。

目前實施強制措施的政府，和沒有實行限制措施的政府都聲稱是依據科學決策。實施強制措施的官員稱，是否解除「居家令」，不是政治考慮，而是依據科學依據；而實施放任政策的政府也強調他們的政策是建立在「群體免疫（herd immunity）」理論基礎上的，也就是幾乎所有的政府都是依據科學決策。只是目前針對疫情的決策實施過程中，在科學認識上和採用的方法上發生了分歧。

嚴格地說，此時面對疫情，科學真的力不從心。因為現代科學講的是實證，目前對這個病毒沒有足夠認識，在過去也沒有對疫情進行過有效控制，在本次疫情爆發至今，還沒有時間實施實證，一切證據要等到藥物出來或瘟疫結束後才能得到檢驗和校正，那時是甚麼情況，現代科學很難說清楚，所以科學抗疫是空想，也是一個口號。

社交距離、居家隔離、戴口罩的依據是甚麼

那麼，目前推行社交距離和居家隔離、戴口罩，這些政策和措施的依據是甚麼呢？

不論政府網站，還是世界衛生組織的網站，也只有對社交距離和居家隔離、戴口罩這些政策和措施報導和建議，沒有科學依據和數據支持。

有一些醫療官員說，保持社交距離，以防止醫療系統不堪重負。這顯示官員不樂觀，他們沒有寄希望人們不被感染，他們真正擔心的是感染人數突然爆發，醫療系統在疫情衝擊下，不堪重負被擊垮，他們希望疫情能平緩。

西班牙流感的啟示

從歷史上看，社交距離和居家隔離、戴口罩這些做法，在西班牙大流感期間都曾經有先例。很多衛生官員在制訂防疫措施時，是沿用西班牙大流感時期的一些防護措施，但是在歷史上這些措施執行後效果並不明顯。

西班牙大流感時，美國很多地方也關閉一切公共場所，學校停課。有的地方衛生官員反應非常迅速，將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觸者隔離，但在瘟疫衝擊下也不能倖免。

當時為了配合防疫措施，有的地方還為此立法，但是卻遭到民眾的抵制。

人畢竟不是生活在真空，不可能絕對隔離。武漢雖然封城管制嚴厲，仍多次出現超市人員被感染的案例，那麼這些超市員工接觸到的各地派來統一購物的機構，同樣把病毒傳播開來，而且接觸過的新鮮蔬菜都可能被汙染，怎麼能保證不被感染？居家令的實效大打折扣。

同樣，在武漢有很多感染者是年齡很大、不能離開小區，但是卻感染病毒，而一些在戶外活動的人群，還有很多沒被感染，這樣的例子很多。

在歷史上的大瘟疫期間，那時交通也沒有這麼便捷，但還是有很多人感染。病毒怎麼在尋找人群？在尋找甚麼人群？目前科學還不是那麼清楚。有人就是不被感染；有的人能產生抗體免疫；有的人就容易被感染。

關於CDC通告的疑問

美國疾控中心（CDC）3月15日發通告，建議未來8個星期禁止50人以上集會活動，認為大型活動和群眾聚會是病毒在美國傳播的原因。

但是，為甚麼以50人為界限，也有的地區是100人為界限，或其他數字？顯然，對人數多少並沒有一致的標準，重點是限制人的聚集。

通過飛沫、接觸或空氣傳播感染的病毒，保持社交距離可能對減緩病毒的傳播有一定效果。但如果傳播途徑是通過糞口，或是其他方式感染，保持社交距離就沒有甚麼效果。

保持6英尺（約2米）的社交距離，這種提議也是沒有科學依據，規定社交距離的理由是，一般說話氣流不能超過2米的距離。這個假設是病毒會隨著飛沫運動，病毒是會隨著感染者的飛沫出來，但出來後病毒的運動並不一定一直隨著飛沫運動，病毒有可能會隨飛沫運動，也有可能離開飛沫，自行運動，所以，這個保持6英尺（約2米）的社交距離只是一個安慰距離。

社交距離和居家令、戴口罩，對於人們躲避病毒有一定效用，有多大作用並沒有準確數據支持。這些要求並非依據科學，而是經驗、感覺。

用法律限制民眾是否合適

按照現在這種旅行狀況，病毒可能早在年初就已擴散到世界各地。當前，人們對這種病毒的認識有限，這種病毒到底有哪些感染途徑，現在還不是那麼清晰，甚至對這種病毒的生存狀態都還不能準確認識，只是從檢驗中發現，或者從實驗室的試驗中獲得一些數據，但不能保證這些信息是病毒的全貌。那麼，制定的避免交叉感染措施就是臆想的，目前無法證實它的實效。

流行病學中保持社交距離的要求只是一個常識性的建議，是想通過這種方式限制病毒的傳染途徑，但前提是這個病毒是通過飛沫，或者接觸傳播。

要說傳播，蚊子、蒼蠅、昆蟲、動物，甚至空氣、風都能成為病毒傳播者，為甚麼以防疫和保證生命安全的名義制定法律來限制人呢？在沒有任何依據的情況下，這種依靠法律、行政法規來限制民眾的做法，肯定不合適，這已經不是小題大作問題。以保護人生命的名義使用強制手段，包括法律，來限制人，維護政府的做法，是在共產國家和專制制度下最慣用的手段。

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，當年立國的基點就是信仰自由，宗教是有一些儀式，民眾也有一些習俗。在不清楚這種病毒的情況下，作為政府使用強制手段限制民眾傳統習俗和信仰等活動，這種做法無論是否為了健康，肯定是不合適的。

瘟疫期教堂關閉說明甚麼

在過去，人在生命垂危時，不是想到的找醫生，而是想到牧師。那時人們信神，相信生命輪迴，在生命彌留之際，懺悔自己這一生中的過錯，希望得到上帝寬恕，帶著一個平靜的靈魂回歸。

今天在瘟疫期間，有的教堂關閉，改成網上佈道。這讓人想到，在瘟疫面前，他們對神的信念還有多少？他們對神信的程度還剩多少？他們是否還相信上帝的話？

此時，神職人員自己對神也失去信心，這是宗教的沒落和悲哀，那還怎麼去勸導人相信神呢？今天神職人員這個詞的意思已經不是表示專業修行，而是表示一個職業、工作，只是一個專業而已。

面對疫情 出路在哪

疫情不知道甚麼時候能夠結束，但人們，包括：專家和政策制定者，普遍寄希望於這次瘟疫病毒像上次SARS病毒一樣，在6月突然消失，這是人們制定這種限制政策時所期待。但如果不能按照預期在6月結束怎麼辦？或者像1918年那次出現一個反覆怎麼辦？是繼續採取強制措施，還是放鬆一些呢？如果在疫情沒有減緩下，放鬆了強制措施，就意味著這種強制措施在防疫上失敗，但如果還要繼續採取強制措施，那是災難，不僅是被病毒感染者的劫難，也是未被感染者的災難，這會帶來次生災害，可能有人是死於這波瘟疫帶來的次生災害。因為人還要生活，為了制止瘟疫而限制人們的生活，給社會帶來負擔，那是另一場災害。

當疫情爆發的時候，很多人被突如其來的災難鎮住了，不知所措。目前，當疫情稍微緩和一些的時候，人們心理也放鬆一些了，雖然不知道疫情將會怎樣發展，但此時可以冷靜思考了，怎麼做才能遠離病毒。

歷史上宗教和很多傳統文化中都對瘟疫有過說明，並做出預言，告訴人在此時會出現災難，讓人保住善良才有希望。那是神在提醒人，讓人遠離危險，希望人能得救。

既然希望人能得救，那也一定給人留下了解脫瘟疫的方法。今天很多人因為相信進化論，已經不相信神了，對歷史的預言也不相信。當災難發生時，人們便想起這些預言。

病毒是奔中共來的，抵制中共的地方和人群，那裡的疫情就緩解。

宗教中講，瘟疫是神的懲罰。那麼，如果是神的懲罰，神最要清除的一定是不好的東西。

進入二十一世紀短短二十年間，發生的兩次波及全球的瘟疫都是從中國大陸產生，再蔓延到全世界。不論從中國大陸來看，還是從全球來看，瘟疫並不是走直線傳播，而是跳著走。在全世界，瘟疫最嚴重的國家都是跟中共走得近的，而不是地理上與中國相鄰或很近的地區，那瘟疫就是衝著中共來的。

在疫情期間，中共的表現，讓那些之前還不在意中共所作所為的人，通過疫情看清中共，因為瘟疫涉及到每個人切身利益。

中共從開始隱瞞疫情，私下卻在全球採購防疫物質，以致各國在疫情爆發時，有的國家連醫護人員都缺乏防護物質。因為隱瞞疫情造成疫情擴散，中共又將大陸生產的劣質試劑和防護物質銷往國外賺錢。

很多人可能不高興這麼說中共，但是中共從來都沒有把人當人，包括它自己的菁英，一個簡單例子，在知道武漢出現這種人傳人病毒的情況下，仍在1月3日宣布湖北省「兩會」於1月11日至17日在武漢召開。與會者是中共體制的菁英，中共為了掩蓋疫情，讓他們暴露在病毒面前。之後很快傳出消息，湖北黃石前市長楊曉波、武漢市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前主任王獻良等中共官員染病及死亡。參加會議的都人人自危。

在眾多有疫情數據的國家和地區裡面，按被感染人數與人口比率來算，臺灣是這次疫情感染率最低的。臺灣從一開始就不相信中共，在世界各國相信中共和世衛的話，沒做準備時，臺灣憑藉多年與中共打交道的經驗，第一時間就果斷行動。

看看與大陸緊鄰的香港，在大陸疫情爆發後，港府在最初一直沒有封關，在香港抗爭人群中也沒有爆發疫情。在港人遊行隊伍中打出「天滅中共」的橫幅，街道上也常有人寫「天滅中共」，看來是這些口號有驅疫作用，香港的疫情被港人的抗爭遊行給驅散掉了。港府以防疫的名義，通過「限聚令」阻撓港人集會，打壓港人抗爭和自救，港府成了傀儡。

很多受過現代教育的人可能不以為然，覺得這個說法不靠譜。在哲學上一直都有「一元論」和「二元論」之爭，爭論是物質決定意識，還是物質和精神是一性的，科學發現人的思維是物質，也就是說物質和精神是一性的，那人的精神，人的思想就對物質有作用。常言道「七分精神、三分病」，人的精神對人身體有很大的影響，很多實驗也發現這點。有實驗是通過儀器觀察人的思想活動，知道人下一步幹甚麼，這個論文都發表了。那麼，遠離中共的這種認識本身就能起到抵禦病毒的作用。這也說明目前威脅人類的這個病毒叫「中共病毒」是很準確的。

所以「三退保平安」，或者是對中共的認清與抗議都可以成為有效的免疫辦法。此外，中醫講「正氣存內，邪不可干」。如果心生善念也可有效防疫，如法輪功所倡導的「真、善、忍」理念，這種人類普世價值觀也是中共最害怕的，因為邪不勝正，老話也有「一正壓百邪」之說。

這樣看來，控制疫情，祛除病毒真的就這麼簡單。